

那些陶醉了记忆的儿童节

临近“六一”，老同学发来短信：嗨，红领巾，儿童节快乐！我立刻打出：嗯，白蝴蝶，儿童节快乐！按下发送键，心若狂风掀一江春水，汹涌澎湃。随之，那些眨眼间远去的儿童节，有如一树熟透的红果，芳香弥漫，陶醉了记忆。

冉庆亮

自己的儿童节： 物质匮乏却无比快乐

让时光老人回到1965年，将其雕塑在麦花儿吐馨季节，被三年自然灾害逼入讨饭队伍的我，“荣归故里”，嘴里闷悠着(吃)菜饼子，一蹦一跳，跟随提了桌凳的父亲走进村小学，省去幼儿小中大班儿，瞒天过海，被破格儿升入小学一年级。

那年我九周岁，九周岁就显露出非凡“才华”，成了全校名人。因为学习好，不久，“六一”儿童节来临，重点在二三年级发展少先队员，我跟同桌却成了一年级“唯二”戴红领巾的人。

那时物质匮乏，生活不好，大都面呈菜色，衣着亦过于朴素。脖子系红领巾特别地兴奋，走路都三晃两摆的，两团红火在同学们眼里恣意地燃烧，渐渐地化为了羡慕，竟然以“红领巾”雅号替代了我们的名字。

没承想，同桌却更了名。那天下午排练节目，老师说，明天就是儿童节了，大家尽力穿好穿干净些。记得“六一”的第一个欢庆节目是表演唱，虽大都穿的旧衣服，却也五彩缤纷。唯有同桌穿了新衣，且是一身的洁白。嘴里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肢体风摆杨柳，手舞足

蹈，恰如一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从此大家都称他白蝴蝶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儿童节，虽物质贫乏，生活艰苦，亦没有电视没有玩具，可感到无比快乐幸福，以致沟壑满面，儿孙绕膝，还深深怀念那个儿童节，并兴奋不减地每年过儿童节。

女儿的儿童节： 学会了感恩学会了爱

时间老人似乎也青睐儿童节，翻了个筋斗，就使1990年漫山遍野的麦浪变得金黄金黄的了。而金黄色的麦浪尖儿上便是女儿翘盼的第一个儿童节。七岁的她急切盼着过“六一”，是因为那天她会很开心，可以收到很多礼物，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天，而不写作业也不会受到父母的责怪。

县城里该玩的地方都玩过了，“六一”带女儿去哪里玩？我思考了很多天，好像这一天都与物质和玩有关。正当犹豫不定之际，电视上妇联关爱残疾儿童的报道吸引了我的眼球。我想，就带女儿去陪女童过儿童节，让她看看残疾女童的生活情况，比较一下，自己有多么幸运。女儿拿出自己的零花钱买了礼物，还有喜欢的玩具，看过的一大袋课外书。想到要交新朋友了，一路上兴奋得像只小鸟。

残疾女童家坐满了看望她的客人，她以百灵鸟般的歌喉感谢着人们的关爱，虽不能下床，但是一举一动中是那么热爱生活。不幸的人生，童年里也有笑声。这让女儿很震撼。

她把一堆礼物放到女童面前，女童的眼泪立时就扑簌簌滑落下来。女儿拥抱了她，拿出纸巾为其擦泪，仿佛就在这一瞬间女儿长大了。

回家的路上，听女儿说着新朋友的事情，她说，这个“六一”过得很有意思，明年还要去，再给她追加两个儿童节。

诧异间，女儿给出了答案。以后的每个儿童节和寒、暑假，她都会去看望女童。

如今，女儿已工作，已为人妻为人母，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授予济南市“最美家庭”。

孙子的儿童节： 知道了劳动光荣又快乐

眨眼的功夫，宝贝孙子光光也七岁了。五月末，儿子儿媳对我说，爸，最近我俩都特忙，还得辛苦您老陪光光过“六一”儿童节！我说，好啊，难得你们这么孝顺！

其实也不是难得，孩子们知道我依旧爱过儿童节，近年一直让我同孙子一起过“六一。”

过“六一”，我会跟去年一样，不给孙子买礼物，不满足他

任何愿望，而是带他到大街清扫捡拾垃圾，让他在体会劳动者艰辛的同时，知道劳动最光荣，保护美好家园最快乐的意义。

在我看来，孙子现在所处的环境很优越，使得他过早有了自我娇宠腐化的萌芽。往年的“六一”儿童节，是他提要求最多的时候，不是要买新衣服，就是要出去吃大餐，买玩具或者其它东西。他甚至与小同学攀比，要求来年给他买“儿童三轮车”、苹果手机……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他便以哭闹相威胁，并振振有词地说：“‘六一’儿童节是我的节日，我的节日我做主。”看着他胡搅蛮缠的样子，我很生气，却因为他在过节，又觉得不能太责备他的兴。

去年，“六一”儿童节还没到，我便给老同学“白蝴蝶”打了个电话。接下来我对光光说，改天带你过一个特殊的儿童节。他听后很感兴趣，问我说：“爷爷，怎么个特殊啊，是不是要带我去买豪车苹果手机？”我回答说：“咱们去清扫马路，把垃圾捡拾到垃圾桶。”听我这样说，他似乎有些不满意，撅着嘴说：“你搞没搞错啊，我是在过节，我不想去。”

我早料到他会不乐意，便笑着很神秘地悄声告诉他：“去吧，说不定会获得意外惊喜呢！”毕

竟是孩子，听我这么一说就痒了起来，催促我早一点带他去。

到了“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带他来到城里二马路，一条彩条“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劳动最光荣”、“保护环境最快乐”等五彩横幅映入眼帘，一群“爷爷”“外公”带一帮孙辈儿童正起劲儿忙活，孙子光高兴高采烈地加入了保护环境的队伍。我冲“白蝴蝶”挤了下眼睛：“哈哈，我们的事前策划成功了！”

这样的一次亲身体会，让孙子变得懂事多了。也使他明白，劳动很艰辛，自己的吃穿用条来不易，应记得勤俭节约；同时懂得了劳动最光荣，保护自己的家园环境最快乐。这样的儿童节最幸福。

当今年“六一”儿童节再度来临时，我问他有什么愿望。他回答说，自己的愿望就是想再去二马路搞一次劳动，以自己的行动传递正能量，影响更多小朋友在劳动中获得快乐和幸福！那一刻，泪腺禁不住决堤，哦，自己和“白蝴蝶”一群老头儿的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费。

诗歌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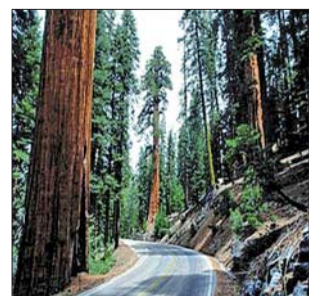
画一幅 永不褪色的记忆

李三霞

我不想学诗了
苍白的语言无法描述坚硬的现实
记忆枯萎了
想象搭建不出一句话

我想学画画
画一条儿时的小路
通往梦想 无限延伸
两旁，稻草人指挥着稻田列队成行
燕子在杨柳枝上谈着恋爱
画一湾儿时的荷塘
临摹莫内笔下的灰紫色睡莲
再画几枝徐志摩心中
不胜娇羞的水莲花
含苞的花尖上 蜻蜓在说着情话
哦，千万别忘了
画那月下戏水的姑娘
还有那撑着荷叶 折莲子的
顽皮小孩

于是回家
向妈妈絮絮地说起
这些魂牵梦绕的地方
妈妈苦笑
你说的这些地方
早有新房子在那里站岗
从此更坚定了我想学画画的决心
画一幅永不褪色的记忆



在泰国的惬意生活



人在旅途

李三军

从国内陀螺般的紧张生活一不留神溜进“再茵茵”(泰语，慢慢来的意思)的世界，真使我好生羡慕。

司机刚把我从曼谷机场接到公司，恰逢在海上漂了十几天的设备也到了。运送设备的港口卡车，除去轮胎是黑的，其他部位都是花花绿绿的图案，非常漂亮。翻译见我好奇，就告诉我说，泰国人喜欢将自己置身于漂亮的环境中，无论休息还是工作。警察也规定不要私自涂抹车辆，但也没有认真严禁。看来泰国警察也很人性化。

卡车司机将车子停在指定位置，然后取出吊床，系在车厢底下靠近轮胎的部位，躺进去休息，看起来很舒服。这样既不妨碍下货，也避免了地面上小动物的干扰。

院子里轰隆隆来了一个车队，大概七八辆，五颜六色很好看，像是国内的结婚车队，又不大像，都是皮卡车，原来是翻译从外面请的装卸工。当地人习惯于八小时工作制，傍晚是他们冲完澡换好衣服享受生活的时候，得知是中国的企业等待已久的设备到来了，他们才赶过来。

每个装卸工都自己开车，还拉着各种装扮的女人和孩子，所有人都穿着拖鞋(据说当地人只在婚礼、葬礼或者法庭上才穿皮鞋，一般是出门拖鞋、进门脱鞋)。男人开始卸车，女人三五个人结伙玩起了扑克。男人们累了渴了就会跑到凉席



上吃喝休息，然后继续做活。

直到次日早上我在刷牙的时候，过来两个黑大汉冲我很温柔地行了双手合十礼，向我告别。助手告诉我总共卸车费用(包括给他们的小费)相当于国内的一半。就是时间用了整整一夜，在国内两个人开着叉车两个小时完成。我到车间一看，全部设备都按着要求摆放得恰到好处，我不禁惊讶于他们手中那些像玩具一样的撬棍、滑轮等工具，更钦佩他们发亮的皮肤下面藏着的韧劲儿。

提起皮卡车，那可是泰国人民离不开的，一般穷人家都会有。他们用来自运肥料、粮食及各种我叫不出名的热带水果。要是搬家就更给力了，一辆皮卡车可以装下所有家当。到了周末，一家几口带足了美食到处转转，直到花光一周打工挣来的所有薪水(泰国一般企业都是实行月薪)，

周一才会安心去做工。

生长在中国北方的我，非常喜欢品尝各种甜美的热带水果，面对那些常年茂密的水果树更是不时地按动快门。一天上午，在去外府会见客户的路上，翻译指着一大片整齐的香蕉林说：“李总你看，这个果园的主人肯定是华裔。”“你怎么知道？”我诧异地问道，因为我知道她的家乡在泰国北部清迈府，距离曼谷八百公里，是刚从学校应聘来到这里的。

见我困惑，她忙给我解释说：“泰国人的果园里面都是很随意很自然的，不像华人拾掇得那么整齐，方方正正，就像你们的方块字。有时当地人还会笑‘果树总是往上长的，干吗还要费事搞得成排成行？’”

说话间前面椰树林出现在我的镜头中，还有一辆皮卡车拉着几只猴子刚刚停下。“李总李总，你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小翻译指着皮卡车问我。

“当然不是街头杂耍就是饲养猴子的。”我肯定地说。“回答不正确，还是等咱们回来您自己看吧。”小翻译卖起了关子。

办完业务已是下午，当我们又路过那片椰树林的时候，翻译示意司机放慢车速。这时我看到，几只猴子在高耸入云的树顶不时地扒拉着熟透了的果实，一个个又大又圆的椰子像绿色的彩球，随着小猴子的灵巧表演接连不断地落到树下；一对十来岁的男孩和女孩奔跑着将椰子捡起来装到车上，车斗已经快装满了；猴子和孩子不时进行着他们特有的交流；不远处女人在收拾树下毯子上吃剩的食物；男人躺在毯子的边上，脸上盖着一顶凉帽，不时抖动着跷起的二郎腿。

我看呆了，这哪是在做工，简直是绘画，在绘一幅自然、动物与人类的完美画卷。多么期望人类绘出的永远是这么和谐美好的画面。